

漫畫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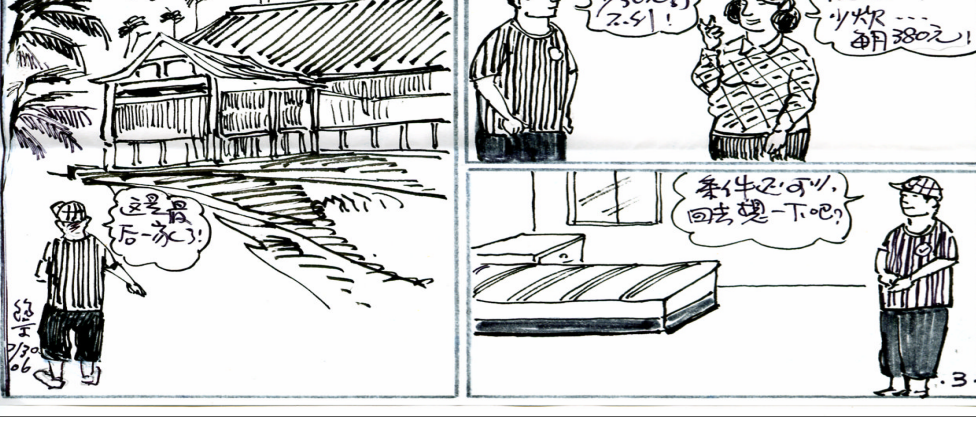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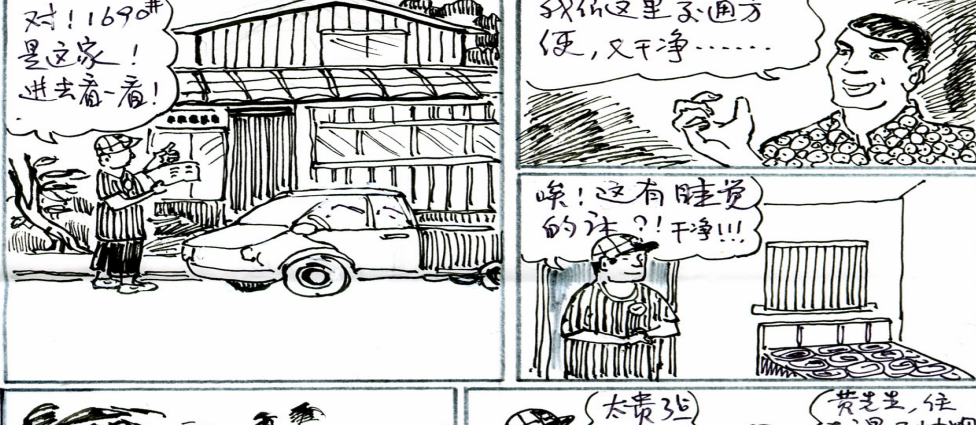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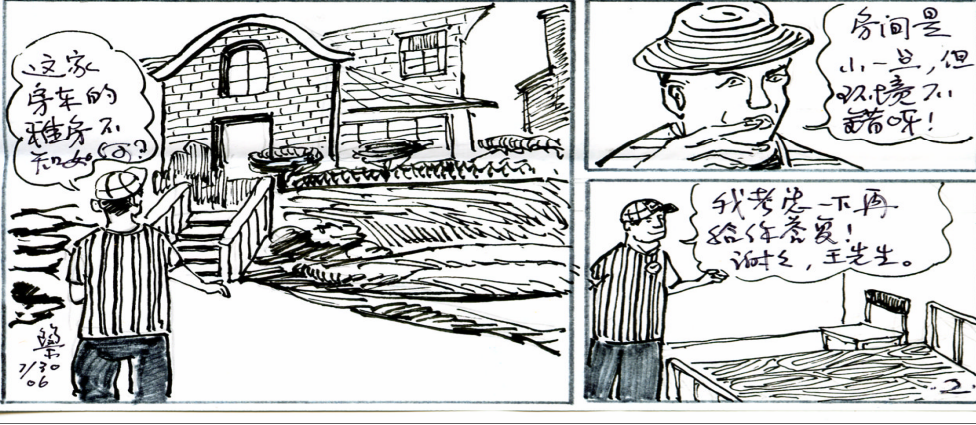
圖：仇錫榮、游建國



只有77%？比民調中反對偶的比例要低多了，不瞞你說，偶還是粉滿意的...

流美生活

美國夢 (七) 仇錫榮 畫



當樂透獎金好長時間沒有人猜中時，累積獎金就會吸引更多的人去買，不時有無聊的記者，大概為了湊當天的新聞稿，就去問排隊買獎券的人，你中獎後會幹什麼？

這正是每個花一元錢，做個美夢的人共同的問題，一點也不奇怪的是，十之八九的人都會回答，買一棟大房子，然後周遊世界。

是民眾太缺乏想像力，不知如何花錢，還是金錢其實很有限，能買的東西很有限？

女性喜歡買衣服、裝飾，但畢竟人的時間有限，買上一千套衣服，一年之內，得一天換三次裝才穿的完，因此常常恨沒有足夠錢血拼的女性即使有了錢，充其量不過把自家的衣櫃變成百貨公司的展示櫃而已。

因此周遊世界的確是一個可以花錢、花時間的選擇。

一個人憑空得了幾千萬元，不必再早九晚五為生活奔忙，當然就得想法把時間打發掉，因此周遊世界被認為是一個人間享受。

其實全球化的今天，每天飛來飛去，

周遊世界

山風



全球旅行的是大有人在，對他們而言，周遊世界並不是一件快事，反而象普通人對早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一樣，是一件不得不為之的痛苦事情。

真的有人閑來無事，是否願意在世界各地奔波，趕火車趕飛機，在機場枯坐，恐怕幾天下來，就可能思家心切。

古猶太國王所羅門通曉天下事，智慧無人可比，最後亦感歎：“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

風往南刮，又向北轉，不住的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滿。江河從何處流，仍歸何處。

萬事令人厭煩。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豈有一件事人能指著說，這是新的。那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過的世代，無人紀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紀念。

我傳道者在耶路撒冷作過以色列的王。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

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可見即使我們夢想中的美事，有可能也象夢一般虛空。

周遊天下，亦不過如此。

巨人的一代給後人的啓迪

——《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



章瑒

七月的洛城，酷暑難當，正想找本書來“閑讀”，趕巧朋友送了我一本書《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讀著讀著，就不想再放下，用了兩天時間，除了吃飯、睡覺就是讀書，我是學歷史的，很少見有歷史著作寫得像該書一樣如此精彩、跌宕起伏、引人入勝。該書作者鄧恩（George H. Dunne）神父生前曾是一名嚴謹的學者，在美國聖路易斯大學執教，他將耶穌會傳教士在晚明傳教的那段撲朔迷離的歷史像講故事一樣娓娓道來，字裏行間不時夾雜一些精彩的評論。一氣呵成地讀完此書，掩卷深思，好像有許多話不得不說……

二十多年前，當我還是歷史系的一名學生時，老師在講到歐洲宗教改革的歷史時，有褒有貶，印象深刻，褒的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等人在北歐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貶的是南歐天主教內部進行的一場深入的自我革新，耶穌會就是此“自我革

新”的產物，以往人們總是把耶穌會的創立解釋為對歐洲宗教改革的反動，真是太有失公允了。

耶穌會創立之後猶如一個有著旺盛生命力的小夥子，在天主教的傳教事業上，嘗試著走新路，他們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了歐洲最先進的科學和文化（當時來中國的耶穌會士都是擅長於天文、地理與數學計算之），同時又自覺地努力地在中國這個有著悠久文明傳統的國家進行“文化適應”，在中國走出中世紀的前夜，是這批最早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充當了文化交流的載體，他們與當時一些具有開明開放精神的中國知識份子一道構築了跨越東西兩大文明的橋樑。

要知道：橋的一端是將宋明理學當作唯一真理、固步自封、主張“寧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的食古不化的頑固衛道士；橋的另一端則是將歐洲文明視為文明終結，將一切非天主教民族都視為魔鬼的“歐洲主義”者（即認為天主教和歐洲文化及習俗被無

可置疑地認為是唯一正確的）和狹隘的“雅安民族主義”者。華路藍縷、劈荆斬棘的工作從一開始就註定是異常艱難的。於是，晚明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從利瑪竇到湯若望，他們在中國的全部生活可以說是“一部非凡的忍耐力和高超智慧的記錄”。他們自覺地“中國化”，既表現在衣著、語言上，也表現在待人處事的謙遜態度上，更表現在對中國文化與傳統的尊重上，他們採取“智力傳教”的方法，正因如此，他們才能與當時許多優秀開明的知識份子、學者型官員建立了溫馨感人的友誼，並得到了他們許多無私及時的幫助，並藉助這些人，開啓了中國與歐洲間的自然科學與文化溝通的大門。

對文化的適應就是對信仰的背叛，他們對文化與信仰的狹隘理解、不顧客觀環境的刻板的傳教方式、不尊重中國人的感情的傲慢態度、以及對耶穌會在中國業已取得的成果的嫉妒等，他們在天主教內部引發了一場關於“禮儀”的爭論，最後導致了教會關於禮儀的禁令。

而這個禁令“在實踐中產生的效果是雙向的，禁止參加祭孔的禁令使得學者、官員們不可能成為天主教徒，而教徒因而也不可能進入學者行列，這就失去了得到學者和官員，們同情和善待的可能性。而在耶穌會的傳教策略中，這些學者和官員階層是傳教士們和平地滲透進中國社會的基礎。在禁止祭祖禮儀的影響下，教會不得不處於與整個社會環境為敵的境地，如果由此產生的後果被教廷全部理解，它就一定會察覺到，所謂信仰純潔性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了。”

耶穌會士當年在中國的傳教實踐和最後的命運對於今天的基督徒、尤其是希望在中國廣傳福音的基督徒們仍有啓迪的意義。作者在書的“尾聲”中說：“從天主教所揭示的信仰來說，是獨一無二的。它既不認為在天主教社會之外就找不到閃光的真理，也不認為沒有信仰的人就是惡棍和無賴。經常是一些狹隘、不寬容的信徒破壞了天主教的聖潔、玷污了天主教的真理，這些人要對一些人的不願相信天主教負責。”作者振聳發聳的這段話難道不值得一切以熱忱之心傳播福音的人深思嗎……



利瑪竇 像